

汪曾祺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原型

■ 鸟人

自从我 1986 年 10 月 1 日头一次到汪曾祺先生家之后，除了 1991 年 7 月到 1995 年 9 月这段时间因故没去外，其余时间我几乎每年都要专程赴京到汪先生家看望一两次。汪先生每次都免不了要和我拉拉家常。这些家常有时就会涉及到汪先生笔下人物在生活中的原型。汪先生在许多场合，包括在先生自己写的文章里，也都一再这样说道：“我写的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数都有生活原型。不过，这些生活原型，我估计都不在人世了。”

一次是说到小说《徙》中高雪的原型时，汪先生对我这样说：“高雪的原型的确就像我小说中写的那样，长得非常漂亮。”我说：“那您是不是见过她本人？”汪先生说：“没见过。但我见过她的照片。”我说：“您在哪儿见过她的照片？”汪先生说：“有一次我回家

乡，一位故交跑到我家对我说：你在那篇小说中写的高雪，真的就像你写的那样——很漂亮，是个让人看了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大美人。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家里有一张她的照片。我就让他给我拿来看看。第二天，他果然给我拿了过来。我拿着高雪的照片，仔仔细细看了看，心里很不是滋味——高雪长得就是好！那个时候的照片，保存到现在，高雪看上去依然那么让人动心，真是我没想到的。”

说到《异秉》，汪先生说：“小说中的王二，我记得很清楚，他叫王广喜。那次我回家乡，老人中有看过小说的对我说：难得你还记得那么清。可惜他死得太早了！不然，他看了你写他的小说，一定很高兴。”现在王二的熏烧是他孙子们在搞，他们做的蒲包肉已经是前年开张的汪氏家宴必备的主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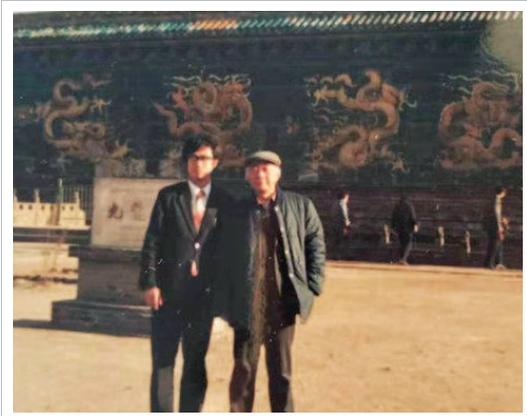
菜肴之一。而且，就因为汪先生的《异秉》，王二他们的熏烧生意一直很火爆。因此，王二的后人们对汪先生很感激。只可惜汪先生走得过早，他们没有来得及向先生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不过，后来他们还是多次向先生的儿子汪朗和先生的妹夫金家渝表示了他们的谢意。

还有一篇是汪先生写北京京剧院一个唱二花脸的演员邱韵龙的小说《迟开的玫瑰或胡闹》。汪先生说：“他和他的老伴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不曾想却认识了一个在汽公司卖月票的女人。这个女人的丈夫去世了，刚刚四十出头，但人长得还蛮年轻的。他们一块儿看了几场戏，下了几次饭馆，两个人就好上了。可这女人不想这么不明不白地和邱韵龙混，就提出让他和老伴离婚。团里的人知道后，劝他说：这

么大岁数了，干什么呀你？不让他离。但他却说：‘你说吃，咱们什么没吃过？你说穿，咱们什么没穿过？就这个咱们没干

过。’还说：‘我宁可精精致致地活几个月，也不愿窝窝囊囊地过一辈子。’亏他说得出来！我真服了他了：‘精精致致地活几个月’。这话真好！后来他真和他老伴离了婚。可他万没想到，他还和那个女人结婚，就得了心肌梗塞，结果到医院伺候他的，还是他的结发妻子。我很想写写他，可我怕因此惹来麻烦，就一直没写。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写了。”

最后是说到《钓人的孩子》。汪先生说：“这是一件真事。那时



▲ 本文作者与汪曾祺先生摄于大同九龙壁前

我在昆明上大学。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在昆明大街上走着，我的一位同学就被他钓了一下。当时我就想：这孩子长大了，一定不是个省油的灯。”

汪先生还告诉我：“我们联大出了很多怪人。我写的那篇《拾金子》里的那位，就是我们联大的一个怪人。他现在在美国，是位大哲学家。很了不得。”

岁月流逝，物是人非，但生活中真实的人却永远地活在了汪先生的小说中。

嵌名联十首

■ 钟叔河

嵌名联将对象的名字拆开，嵌入上联和下联，例如传说为曾国藩赠妓女大姑的“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本来只是文字游戏，但亦可以有点寄托。我曾做过几首，友人要看，即依写作先后抄以付之，嵌名题词二则捎带抄在一起。望九之年，又多病痛，此时此境，也只能作作此类文字游戏了。

(一)董宁文开卷楼

开户市仍远
卷帘天自高

楼在南京，开门即市。然陶公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可见只要主人的心能与喧嚣奔竞保持距离，楼去市仍会是远的也。

“卷帘天自高”，古乐府《西洲曲》句。

(二)向家中学

向来无后进
家国有前途

平江县向家镇，老家神鼎山房所在地，七至十一岁(1938—42)曾居此，却并未去学校(当时只有小学)读书。

(三)王平书房

王道行人道
平常即正常

古之雄主，多行霸道；若是太霸，即成 Machiavelli 所崇之兽道矣。老百姓则总盼望行王道，也就是多讲点人道主义罢。

佛说西方，耶讲天国，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普通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想法，要求的无非是平平常常的正常生活而已。

(四)周实书房

周道如砥直如矢
实熟在秋不在春

《诗·谷风》：“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完全是正面的歌颂。但个人的性格若是如矢，不仅直，而且尖锐，又会有人不喜欢，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不过我以为，好的果实到时会自会成熟，别人喜欢不喜欢其实无关紧要也。

(五)胡竹峰书房

春雨泼怒竹
夏云多奇峰

“夏云多奇峰”，陶渊明《四时》句。胡君文有奇气，故借以写之。上句则写其生气——此最难得，故最可贵，老朽如我则早就只有暮气了。

(六)《文坛杂忆》

文章千古一身轻
坛坵薪传苦用心
杂采成书三十卷
忆前朝事警当今

顾国华以个人之力，三十年成书三十卷，二百文化老人之自述蔚然大观，题此志贺。

(七)《平江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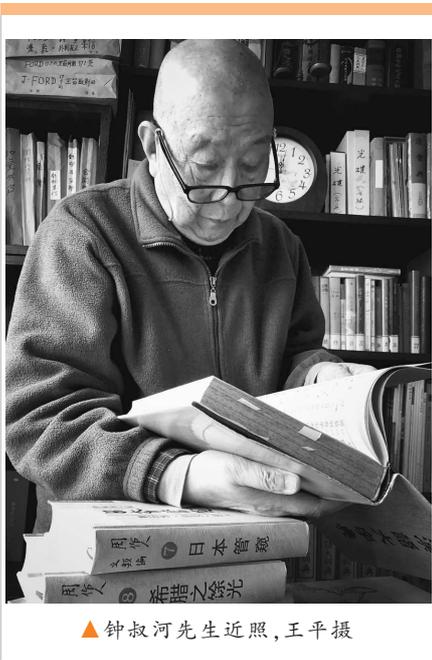
平民能富足
江清山野绿
风俗重朴诚
情深仁义笃

这是我对故乡昨天的记忆和今天的期望。

(八)萧跃华书房

东风解冻鱼争跃
南国回春桃始华

《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东风解冻……鱼上冰；仲春之



▲ 钟叔河先生近照，王平摄

月……桃始华。”

(九)杨青刘飘书房

青回千野活
飘落九天惊

书房并未到过，想象中境界也。

(十)龚曙光《满世界》

曙色烧熔满世界
光尘洗净好文章

上联是作品给我的读后感：欧洲历史上也曾经持续上千年的 Dark Ages 早已被现代化的“曙色烧熔”，“满世界”看来亦概莫能外矣，这当然很好。

下联是作者给我的总印象：他任高管，入官场，和光同尘自然难免；而能存本色，祛俗气，坚持写作，文字洗炼干净，能引人入胜，也确实很好。

这两个很好，便是我为题此十四字的缘故了。

收到姚峥华的读书随笔集《书人陆离》，先看的是《〈走向世界丛书〉的前世今生》这一篇，收在书的第二辑中，也是本辑的头篇。余下的《〈儿童杂事诗笺释〉，二十六年一部历史》《野记偏多言外意——由二〇一七版〈知堂谈吃〉说开去》等两篇也都和钟叔河先生有关，紧接着也一起看了。

姚峥华的三篇文章写的是钟先生费时三四十年一直在做的两项工作：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编选、出版周作人作品。

姚峥华在写《〈走向世界丛书〉的前世今生》时很动感情。在文章开始，她就连用了“是一项……”“是一套……”“是一段……”“是一份”“是一个……”“是一场……”的排比句来概括老出版家钟叔河“毕生为之努力的精神硕果”。因为激动，所以感动，因为感动，姚峥华便“试图以颗粒状细小的横切面，见证这部生长期长达三十六年的丛书的生命历程”。

钟叔河与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结缘始于 1950 年，当时钟叔河才 19 岁，正供职在《新湖南报》。有一日，偶然看到上海的《亦报》上刊载有署名东郭生的《儿童杂事诗》，并配有丰子恺的插图。年轻的钟叔河“读而喜欢”，当时并不知道东郭生即为周作人。1957 年，钟叔河被开除公职，“一边在街头拉平板车，一边尽力搜集周作人的旧书”，并于 1963 年开始和周作人通信。知道东郭生就是周作人的笔名，也是后来的事，“于是设法求得《亦报》剪报全份，后发愿为作笺释”。

1979 年，钟叔河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上班，编印周作人著作从此开始由念想变成了实际行动，率先出版的是《周作人回忆录》，时在 1982 年初。此后，钟叔河编选了包括《周作人散文分类全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书人陆离》中的钟叔河

■ 毕亮

《周作人散文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多种周作人作品出版。其中有一本《知堂谈吃》，几十年来钟叔河也一直不停地在修订、增补，从 1990 年到 2017 年，共出版了三个版本，“这些再版的作品，钟老每一本都重新撰写了出版说明，扼要交代再版之内容变化、篇目调整、面貌更新等要素外，笔端也流露出对知堂先生的一往情深”。

在和姚峥华聊天时，钟叔河说他平日常看的就是周作人。而姚峥华通过从《儿童杂事诗》《知堂谈吃》入手，梳理了近 40 年来钟叔河编选周作人著作的历史，这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呈现出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周作人著作的接受史。